


鱼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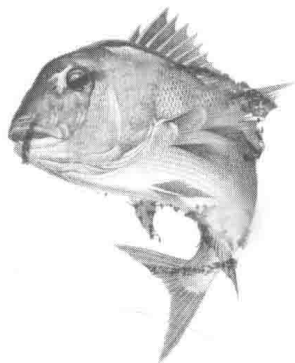
甫跃辉
著



乡村叙事中，我们还能看到天地万物的影子。
城市叙事中，坦然存在和恣意生长的天地万
已让位给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。
城市坚硬的现实长不出神话故事，
也长不出鬼怪传说。

鱼王

甫跃辉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鱼王 / 甫跃辉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3.11

ISBN 978-7-5502-2321-9

I. ①鱼… II. ①甫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6049 号

鱼王

作 者: 甫跃辉

选题策划: 铁葫芦图书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特约监制: 石延平

特约编辑: 樊广灏

封面设计: 谧之书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8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6.5 印张

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321-9

定价: 29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甫跃辉

自序

三个中篇，三种动物。

鱼、鹰、豹。

以及它们身后的江海、天空、大地。

这是我们安放身体，也安放灵魂的全部实体空间。

自写作以来，我花很多精力琢磨各种关系，男女之间的、父子之间的、兄弟之间的、朋友之间的、生者和死者之间的，还有，自己和自己之间的。归根结底，都是人和人的关系。

可世界上的“关系”不该局限于人和人之间。

鲁迅先生说：“无尽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。”这里说的“有关”也就是关系，“与我有关”的，不仅仅是“无数的人们”，还有“无尽的远方”。这“无尽的远方”，以我的理解，就是天地万物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类把自己当作天地万物的主宰。我们创造物质，也创造文明。每一种文明，都在探讨人类的起源。几乎毫无例外，创造世界的，都是某个神。神是人的镜像，或者投影。人就是神，创造世界的是神，也是人。人类创造世界，人类必然是世界

的主宰。多么理所当然！多么无可争辩！这是我们一直深藏心底的意识，以致我们能够无视两眼所见：我们不过是世界亿万存在中的一种。

乡村叙事中，我们还能看到天地万物的影子。城市叙事中，坦然存在和恣意生长的天地万物已让位给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。城市坚硬现实长不出神话故事，也长不出鬼怪传说。

我自己也深陷在这现实里。

所以，这三个中篇，于我，或许也是三次告别。

最早写成的是《豺》，那是我写作生涯的第二年。过了一年，写成《鱼王》，又过了两年，才写成《鹰王》。因为写作时间早，跨度大，不少地方的描写和叙述都很幼稚，写作风格也不能完全统一。我曾想着出书前要做一次大规模的修改。可又想，以现在的目光，去审视当年的作品，究竟有多少合理性？现在真的进步了吗？我不能确定。

就像我不能确定，写作能否给我足够的力量在天地间安身，且立命。

那么，不如就让它们这么存在着吧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5月15日凌晨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鱼王 | 1 |
| 鹰王 | 55 |
| 豺 | 131 |

鱼王



鱼王月食时才出来，
我们的父辈说。
月亮被天狗吞下，
本来浮满月光的湖面黑沉沉。
鱼王出现了，
从水底慢慢升起，
湖水打身子两侧滑落。

最初的黄昏是一条很淡的线，从西山头无声无息地滑下，渐渐地，汹涌起来，很快淹没了整个坝子，黑压压一大片，漫到东山脚，我们知道该回家了。我们牵着牛，挽着马，撵着猪，浩浩荡荡回山下的家，不断招呼还不打算回家的伙伴。回去咯，回去咯，呼喊声四处传出，口哨声此起彼伏，夹杂着满山满林脆亮的鸟啼。鸟啼一声高过一声，口哨也一声高过一声。傍晚灰蒙蒙的阳光下，寂寂的山林一下子喧腾了。我们下了小山坡，一眼就望见那片白亮的湖水。湖面夕光粼粼，好似一尾尾红鲤鱼跃出水面又钻入水底。我们立住脚，望一会儿湖水，湖水把眼睛浸得湿漉漉的。不少人想起两年前

的白水湖，那时候的白水湖清亮、热闹，鱼王的传说让人满怀想象。现在，传说消逝在涟漪之中，记忆消逝在时间里，白水湖仿佛抽掉筋骨的人，显出倦怠的面容。那时我们也不用到远处的山坡，只消将牛马猪羊撵到湖边，就可以撒手不管了，牲畜们才舍不得离开湖边水嫩的青草呢。我们打牌，钓鱼，脱得赤条条地游泳，游完了又站上岸边的大石头，八叉着腰，腆着肚子，朝水里撒尿，叮叮咚咚，撒完了又扑通一声跳进水里，肥大的水花白生生地簇拥着我们古铜色的小身子。

从我们记事那天起，山半腰的白水湖就是我们这一村的。父辈们、祖辈们也说，打他们记事起，白水湖就是我们这一村的。这么说来，尽管时间已经面目全非，许多事是不会改变的。那时候我们相信这种状态会持续下去，直到两年前那个早上。

一大清早，我们醒来后，看见村长出现在院子里。村长对父亲母亲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们和自家小娃说说，不要到白水湖游泳了。”我们的父亲母亲眼角糊着黄眵，眼神像蒙着一层纱布，呆得像两段木头。村长补充说：“村里把白水湖卖了，卖了十年，人家在湖里养鱼，小娃再到湖里游泳就不好了。”

这时候，我们的父亲母亲才擦干净眼睛，看到村长身后闪出一个男人。男人比村长矮半个脑袋，却差不多有两个村长那么粗，宽手大脚，脖子短粗，脑袋浑圆憨实，好比一大颗熟透的南瓜搁在木墩子上。他望着我们的父亲母亲，肥厚的嘴唇朝两边拉了拉，做出一个笑的动作，突然，两手歛地叠在一起，朝父亲母亲铿锵地举了

举，用一种陌生的方言洪亮地说：“我姓刁，叫我老刁就成，往后全靠你们了！”老刁的动作和声音来得太突然，太像电视里的场景了。我们看见父亲母亲轻轻地抖了一下，惶遽地向两边躲闪着，嘴巴张开，嗯嗯啊啊不知说什么好。

我们对老刁的第一印象走了两个极端。有人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，把他和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归到一块儿，人前人后学他：两手欷地叠在一起，举一举，大声说，往后全靠你们了！学完再也憋不住笑。也有人听了父母的分析，对老刁怀有相当大的戒心。他们的理由很多：首先，老刁的姓就有问题，只听说过姓张姓李的，他姓什么刁？大家又都知道很著名的刁德一，不能不让人生疑；其次，他们认为老刁到每家每户来那么一套，明面上是向各家各户打招呼，实际上是警告各家各户；最重要的一点，原本是全村人的白水湖，一夜之间，什么风声也没听到，就变成他的了。白水湖不再是我们的了。

起初我们对最后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，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又都不相信。什么都能卖，那么一大片水，怎么卖？又怎么在里面养鱼？当天下午放学后，我们又牵了牛，挽了马，撵了猪，接二连三走出家门。“去哪儿？”我们相互打着招呼，比往日热情、激动。“去白水湖啊！”没人回答别的。

白水湖还是老样子。一大片白水汪在群山间，黑的山影静静倒映在湖心，山风穿过松林，从湖面刮过，掀起一层细细的涟漪，如一群银白背脊的鱼迅速跃过。我们的心安定了。我们把牲畜撵到湖边水草丰盛处，可一时想起早上的事，心里又有些不稳妥。我们沿

湖边走，试探着，侦察着。走着走着，一阵风吹来一些声音，是斧头吃进木头里，“笃——笃——”，很有力量，一下是一下。我们以为有人偷松树，走近一个小山坳，才发现声音是从里面传出来的。不到一天的工夫，山坳里平地起了一间空心砖小屋。四面墙打好了，两个人正在摆弄一堆木头，看来是要给小屋做屋顶。我们看清楚了，其中一人正是老刁。老刁身边站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。男孩短粗精干，我们一眼就看出来，他是老刁的儿子。

我们站在湖边，一排脑袋仰着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。男孩先发现了我们。他扭过头，怔怔地望着我们，我们也望着他，他迅速低下头，嘴凑到老刁耳边。老刁扭过身子，斧头横在额头，冲我们大声喊：“上来嘛，上来！”我们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任凭老刁的声音在耳朵里嗡嗡回响。斧头的刃口在阳光里刺啦亮了一下，有人眯缝起眼睛。老刁站起来，斧头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。老刁又喊：“上来嘛，上来！”我们吸吸鼻子，看看彼此，脸上泛起一丝得意的表情。

老刁是干活的好手。我们围成一圈，眼睛都看直了。老刁松松握住斧头，把疙里疙瘩的原木削得光滑浏亮，又抄过锯子把长长的木棒断开。锯子发出纯净而持久的鼾声，声音高上去，又低下来，老刁齜着牙，上身俯下去，又直起来，我们的视线追随着老刁握锯把的大手，脑袋不自觉地移上移下，如同小鸡啄米。只有老刁的儿子一动不动，两手扶着木头，垂着脑袋盯住裂口落下的木屑。木屑潮湿、金黄，均匀地铺在地面，不多一会儿，铺了鞋底那么厚一层，散发出微带苦涩的清香。老刁锯好椽子，又拿凿子凿了眼，之后就

开始往房顶架。我们完全忘了试探，心全然沉浸在对老刁的钦佩里了。我们掩饰不住兴奋，跟前跟后，希望老刁派给我们一项任务。不多久我们就发现了自己的无用。我们总是忙忙叨叨，叽叽喳喳，打翻墨斗，撞倒锯子。而老刁的儿子一句话不说，沉静地跟随老刁，只要老刁一伸手，他立马把东西递到老刁手中，件件是老刁想要的。我们停下来，看着他，想弄清他如何看透老刁的心思，他见我们看他，迅速低下了头，脸从耳朵红了起来。

钉好椽子，得把石棉瓦放上去。老刁站在屋顶，我们往上递。石棉瓦很重，老刁的儿子一个人搬有些吃力，我们不等老刁吩咐，早七手八脚和男孩一齐搬起石棉瓦，做出很吃力的样子，把石棉瓦高高举到老刁眼前。老刁的手一碰到石棉瓦，我们便轻松了。老刁说：“辛苦了！辛苦了！”我们的脸通红通红，小小的心脏激动得一个劲儿乱蹦。

火烧云满天，落日染红湖水的时候，小屋仿佛雨后冒出的第一朵蘑菇，那么小巧、别致。我们走进小屋看看，又走出小屋瞧瞧，一想到小屋的建成有我们的一份功劳，心就满满的。我们磨蹭着，舍不得走。老刁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你们先不要走。”转身进了小屋，在一担行李中摸索。我们充满期待地望着他的背影。老刁走出来，一双大手捧着堆尖的花生。老刁把花生推到我们面前，客气地说：“辛苦了，没什么好东西谢你们，随便吃点儿。”我们在裤子上擦着手，久久不肯伸出去。最后，我们每人抓了一大把花生，面朝湖水，坐成一排，嘴里发出一片磕巴磕巴声。我们吃了嫩嫩的花生，

奋力将壳朝湖水扔过去。老刁和他儿子则把花生壳堆在脚跟前。我们看到，他们父子俩的脸是如此相似，湖水反射着通红的夕光，夕光照亮他们饱满黝黑的脸庞，一阵山风吹过，夕光晃动着，他们的脸也晃动着。

我们回家时夜色已经浸进湖里了。前脚才进家门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讲白天的事，没想到大人的态度很让人扫兴，他们听完后，要么不发一言，要么阴着脸说：“小娃家晓得什么！”

第二天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湖边，老刁远远望见我们，很热情地朝我们招手。紧挨昨天盖好的小屋，老刁和儿子又在盖另一间，盖好后，太阳还剩一大截。我们像头天一样，没有立即走，我们的等待有了具体内容。老刁呵呵一笑，很豪迈地挥挥手，说“算了算了”，转身进屋，又捧出堆尖的花生。

就在我们大声“呸呸”着，朝湖里吐出花生壳的时候，一头水牛大摇大摆朝湖里走去，湖水很快淹没了它的整个身子，一层层涟漪的中心是它昂起的大黑脑袋，它一边悠然地往水深处游去，一边很响亮地喷着鼻子，“噗突突——噗突突——”黧黑的脊梁偶尔凸出水面，乍看上去，还以为是传说中巨大无比的鱼王呢。我们对这种场面早习以为常，这时候当着老刁的面，心里却莫名地得意。三皮倏地站起，哈哈笑着，扔掉花生壳，朝水牛奔下去，一路上甩掉了衣服、裤头，我们听见他的光脚板啪啪拍打着草地，嫩草芽儿溅出绿草汁。接着，扑通一声巨响，白亮的水花溅起。三皮细细的胳膊

膊在水花中舞动着，脑袋葫芦似的，浮起来又沉下去。三皮很快抓住一只牛角，牛摇摆脑袋，哞哞叫唤，想要摆脱他。他不慌不忙，随着牛的摆动调整身体，我们知道三皮在炫耀自己的游泳技巧，更得意了。我们偷眼看老刁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老刁板着脸，并不看我们。闹腾得四周的水浑浊了，三皮才狗刨着水，身子朝后缩了缩，一只手搂住牛脖子，一只手拽住绳子，翻身骑上牛背，让牛转回头，朝岸边游回来，一只手高举着，向我们大声打招呼。我们也向他举起一只手。落日的阳光铺满湖面，三皮疮疤遍布的小身子熠熠闪亮。

我们又偷偷看老刁，老刁嘴角抽动着，眼神茫然。老刁的儿子焦急地望着湖水，一只手被老刁牢牢拽住了。

三皮牵回自己的水牛，湿淋淋上来后，我们围着他欢呼雀跃，声音在大山之间久久回荡，在湖面激起细小的涟漪。老刁干干地笑了两声，拍拍三皮的肩膀。三皮咧着嘴，一副讨好的样子。

回到家后，我们不像头天那样，对白天的经历充满表达的欲望，心里头闷闷的，对父母的疑问置之不理。

我们再来到湖边，没看见老刁和儿子盖房子，他们似乎不打算再盖第三间房子了。他们在湖边忙碌，一些粗大的钩担竹躺在身边。我们静静看着，老刁和儿子吃力地拉着锯子，竹子不时涩住锯子，锯子发出的鼾声时断时续，锯口断断续续落下一缕缕淡绿色的潮湿粉末。老刁吃力地朝我们笑笑，老刁的儿子绷红了脸。

我们问老刁：“你们做什么？”

老刁不回答，把锯子拉得山响，咔哒断开竹子，喘了一口气，

大声说：“筏子！”

我们的兴奋是不消说的。我们只在电视里见过筏子。老刁扎好筏子，我们一致认为，老刁的筏子比电视里的筏子更像筏子。筏子推入水中，我们谁都想挤上去，又都有点儿担心，怀疑湿竹子能不能受得住我们。正当我们推推搡搡时，老刁从屋里拿来一根细竹竿，一点，唰地一跳，身子稳稳当当落在筏子上。筏子荡着，扩开一层层涟漪。

老刁笑眯眯地说：“成了！”

我们欢叫起来。但老刁没让我们上去，他把筏子荡远一些，望着我们。

“你们想坐筏子？”他说。

“那还用说！”我们尖声叫着。

“那你们得答应我，”老刁沉吟着，“今后不要让牲畜下到湖里，你们也不要到湖里游泳。”我们沉默了。

老刁又说：“白水湖还是你们的，不过白水湖下头就是滚石河，你们游泳可以到河里嘛。”——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

我们一一上了筏子，小心稳住身子。最后上的是老刁的儿子。老刁说：“海天，回去拿瓶酒来。”我们这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孩的名字。我们望着他弓着身子，缓缓爬上慢坡，走进屋子，出来时两手空空，直到他跑到湖边，我们才看到他屁股后面的裤兜里插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瓶，骄傲地一闪亮一闪亮。老刁没让筏子靠岸，而是将竹竿向儿子一推，海天一伸手抄住了，像老刁那样，竹竿一